

程

亂髮客傳

虞初志

唐

張

說

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揚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揚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揚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揚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揚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
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
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
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
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
視其面一手暎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
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
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
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

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
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
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
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
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

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
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
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
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
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
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
喜自負旣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

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
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
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
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
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
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
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
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
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
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
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
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
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
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
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

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
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
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
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
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
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
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
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
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卽
擲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
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
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
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
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
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

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
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
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
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
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
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
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
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
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
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
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
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
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
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

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賞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亂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亂髯所傳耳

亂髯客傳終

右此傳本張燕公撰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

若以此幸爲十二年事則楊素之
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
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
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
故爲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
亦奇甚矣

柳氏傳

虞初志二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
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
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
譚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
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
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
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

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恠惜後知其意乃
具饌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
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
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
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
柳氏知其意識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
生於客位引蒲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
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
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
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閒歲柳氏謂翊
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
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侔
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
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
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
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

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
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
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
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
右凄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
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
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
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
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
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貞外乎某乃
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
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
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

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
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鱗鱗日斷意迷
失於魂鬼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
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彊應之然意色皆
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
負撫劔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
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
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後一騎經造沙吒

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
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
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
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
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
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
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
吾平生所爲事後乃能爾乎遂獻狀曰

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父
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
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
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
驅有志之妾于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
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
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

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
歸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
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
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能辭輦之
誠可繼許侯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
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爵堙不
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
乎蓋所遇然也

柳氏之蹟予嘗見其畧於本事詩晚
得許堯佐斯傳頗爲詳備因校入集
夫之義烈偉矣翊之會觀音矣予獨
惜夫柳之失身不能自裁以爲翊光
也或者以柳先事李生不當以是望
之夫士死知己智氏之豫讓則爲之
而何怨乎柳氏嗚呼此綠珠碧玉之
所以不易得與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
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
長樂悉平諸洞采入深阻紇妻織白甚
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
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
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
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
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
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
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
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
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

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
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
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
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
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
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
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幘服鮮澤嬉遊歌
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

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
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
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
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
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
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
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

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
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
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
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
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
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

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大散林
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
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
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
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
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
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
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
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
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
品羅列杯按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

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
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
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
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
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
喜啗果栗尤嗜大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
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
牀翫戲一夕皆周末嘗寐言語淹詳華
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獮類也今歲木葉
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
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
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
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

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常
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
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
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
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
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
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
學善書知名於時

唐歐陽率更兒寢長孫太尉嘲之
有誰言麟閣上画此一獼猴之語
後人緣此遂托江惣撰傳以誣之
蓋藝家遊戲三昧如毛穎革華之
流爾大抵唐人喜著小說刻意造
怪轉相擬述豈非文華極盛之弊
乎吾黨但貴其資談微供諧噓安
問其事之有無

鳳橋別墅

紅線傳

虞初志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
 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
 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
 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
 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
 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
 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為鎮命

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
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男又遣嵩男娶滑毫節度使令狐章女
三鎮交為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
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移鎮
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
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御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

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
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懸門已
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
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
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
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
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
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

其疆土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
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
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
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
書其他卽待某却迴也嵩曰然事或不
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
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
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

輕履宵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
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
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
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
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
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
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

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
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傳叫風生
其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
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
枕前露一星劔劔前仰開一金合合內
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
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
於生前熱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

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爍炬煙微爐香
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
斵而擗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
拔其簪珥廉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
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見臺銅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
酌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

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
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
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
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
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
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
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
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曰狎以宴私

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
馬二百匹離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
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
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
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
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
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
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

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
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
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
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
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
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
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
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

政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彌昨往
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
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
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
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無外澄清一
氣生死長有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
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
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

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
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
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
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爲
醉離席遂亡所在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南
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
家生二女旣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
子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旣死雖侃之宗
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
其孤藐而能自彊崔氏性酷嗜音雖貧
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

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
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
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
惠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
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
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
之生乃聰明死何殘然而不能以力祐
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

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
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
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
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
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
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
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

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
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
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
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
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
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
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生復與其
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

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筆就坐閉
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
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
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鶉啼鬼
嘯聞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正商

十八斛林歎分絃調四秦王賞金歌石小

調二廣陵散正商調二行路難正商

十八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僊石小

疊 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 紅牕影雙柱調四

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
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懽穆
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
美醺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
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詞極切恐為諸國
所得故不敢泄歲提地府當有大變

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
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
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
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
親召而試則絲桐之音捨撥可聽其差
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
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
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

楊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
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
送至楊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
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卷之四